

# 梅花未放鶴歸天

（本文插圖刊第89頁）

## 王世中傳（四）

### ●王陶芳辰

#### 斷輪老手顧問斷事

自從世中被控之後，我一聽人們談起汪仲毅，心裏也不由自主的大跳起來。我懷疑那批人會把世中和汪仲毅拉在一起。因為不如此，他們對世中是無隙可乘的。

果然一天世中由台中回來，告訴我，他會見着俞濟明先生，俞先生是台糖公司黨裏的顧問。俞先生說：「糖試所黨員告世中是A社一分子，而A社是共產黨外圍組織。糖試所有A社社員六、七人，汪仲毅也是其中之一。」

聽到這裏我不由得笑出來，我極興奮的對世中說：「這我就不害怕了，我們等着看笑話吧。以前我最怕的是他們萬一說你和汪仲毅有關係，而汪如果真是共產黨，S·H·L他們再鈎接起來，硬說你包庇汪，那時你真有口難分了。」世中說：「你先別忙，聽我講下去。」於是

他接着說：「俞顧問說：爲了調查A社，曾發動全省警憲，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到處也打聽不出有關

A社的消息來。」原來H不但把A社告到糖公司裏，還告到市黨部、警察局、憲兵司令部、工礦黨部……他想即使公司不辦我，這些地方也不會放過我的。他的心無非是要把我置之死地而後已。世中沉默了一會兒又說：「哼！我看H的心，恐怕給狗，狗都不會吃它！」

這是多麼沉痛的話啊！我從未聽世中罵過人，如果不是H太使他傷心了，他怎麼會說出這話來呢？

「現在有把A社的一切告訴俞顧問嗎？」我問。

「我已極坦白的把A社的性質，和成立以來的經過都告訴他了。並且供給他一些資料，請他盡量去調查，俞顧問說，他很了解我，雖和我初次見面，但對我已認識得相當清楚。他認爲這完全是人事問題，絕非政治問題。他預備最近到南部來，在各地黨部裏先把A社問題了一了，然後再把汪仲毅帶去問問，他相信汪也不是共產黨，只是害在手癱的病上，如果真是共產黨，以常識判斷，他絕不會那樣做的。」

我感謝，我虔誠的感謝。我鼓舞，我興奮，我覺得中國確實進步了。記得吳國楨在報上曾說過：「在外國是先調查清楚這個人的罪狀，才把他抓來，關進監牢裏。但在中國却是先把人抓來，關進牢裏，然後再慢慢的調查罪狀。」我想現在中國先抓人後問罪的時期，應該是已經過去了，誰說政府不是在一天一天的進步呢。

關於A社到底是個什麼組織？世中又怎樣的加入A社？我該在這裏交代一下。

民國二十九年春，在德國柏林，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，他獨自在房間裏埋頭用功。

「得！得！得！」有人敲門。

「請進來！」

門開處，兩位英俊的中國青年正站在門口。這位年輕的中國學生並不認識兩位來客，他遲疑了一下，兩位客人已含笑的走進來了。他們說：「冒昧得很，你應該還不認識我們，可是我們已久仰你了。」兩位來客先自我介紹了一下，然後講出了下面一段故事。

「三年前，在一個飯館裏，我們初次看到了

你。你那莊嚴的態度，謹慎的舉止，晴朗的雙眸，我們就認定你是一位忠厚懇摯、熱誠和平，長於技術，善於合作的人。從那時起，我們就盯着你，暗地觀察你的一切，直到現在，我們認為你確將是最理想的一個朋友，今天特地來向你傾訴我們的衷情。

民國二十年，九一八事變發生，北平清華大學工學院學生發動勞軍運動，如捐募鋼盔，製造防毒面具等等。後來大家認為國步日艱，我國要想轉弱為強，青年必須粹發，努力學業，勉力德行，集中力量，集中意志，為國效勞。於是，由××等發起，組織A社，為的是可以互相勉勵，作為將來參加復興祖國大業的準備。這種組織，是受清華傳統所有的各種兄弟會的影響，而清華的各種兄弟會，是摹倣美國學校的各種Pratemanity Club 組織而成。

A社和其他兄弟會不同之點有三：

1. 吸收會員絕對嚴格，要以品格高超，功課優良，愛國心熱的為標準。
2. A社社員打算在工業技術上參加復興祖國大業，絕對避免在政治方面活動。A社不但收受任何政黨黨員加入我們的組織，就是稍帶政治色彩的也在被拒絕之列。
3. A社不想招搖標榜，免得讓人疑忌，所以對外也不公開。

我們誠懇的希望你能加入A社，和我們做朋友，至於現在我們並沒有什麼要做的事情，只是互相勉勵，希望將來回國後個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，努力合作，參加建國的大業。

這位年輕的中國學生，身處異邦，每日除埋頭用功之外，祖國烽火連天的情形，他是從來不敢忘記的，想起自己女友數年前寄來的詩句：「山河破碎笑談餘，大好明堂燕雀居，正是男兒報國日，莫為情網志消沮。」他心裏便感到茫茫無主。是的，正是男兒報國日，然而我一個人的力量是多麼微弱啊！

A社需要這位年輕的中國學生，這位年輕的中國學生更需要A社的朋友和他互相勉勵，從此他便加入了A社，這位年輕的中國學生便是王世中。

民國二十九年秋世中回國，在昆明雲大教了五年的書。當時昆明有A社社友七八人，大半是西南聯大的助教。每年總要來我們家聚會幾次。大家在一起談學問，談建設，談抱負，一個個充滿了朝氣，洋溢著熱情。他們有豐富的學識，他們更酷愛著國家。世中的朋友中，我最喜歡這一批人，這一批人給我的印象便是「好人」。因為我知道他們吸收一位社友，比物色一位終身相伴的太太的條件還要苛，所以凡是A社社友，無疑的都是「好人」。

民國三十五年夏「復員」，路過上海，我又見過幾位「好人」，他們不但有朝氣，有熱情，有學問，愛國家，他們更多了做事做人的經驗。

民國三十五年秋世中在浙大教書，浙大教授中也有三四位「好人」，自然我們會一見如故。於是西子湖畔，靈隱寺中，好友相聚，攜眷參加，真是人生的快事！

民國三十六年我們來台灣，台灣南部也有幾

位社友，大家在一塊兒談起A社成立已有十幾年歷史，而社友的人數，散居全國各地和國外的還不到二百人，要想互相砥礪學問，修養品德，從事建設，改良技術，推而至於移風易俗，改革國民性，這是多麼微弱的一個力量！遠水救不及近渴。在國勢日非的今日，能有一技之長，而無其他惡習者，也未嘗不可降格以求，大量吸收進來，造成一支從事建設的生力軍。

於是世中在糖試所裏看中了三位，其中一人是W先生。世中曾把A社的成立，簡略的告訴了W等三人，又約南部社友當面觀察，經南部社友許可後，又約了一天正式請他們入社，誰知W到時竟沒有來，而A社的這個名稱，也就是這樣的走漏了風。

我對世中說：「現在糖試所中A社社友，連你不過三人。而這三人中並沒有汪仲毅，糖試所黨員知道「A社」這個名字，當然是W的情報，可是他們硬說糖試所有A社社員六七人，汪仲毅也是其中之一，這不又是他們慣用的那套歪曲事實的本領嗎？假如這件事不是碰到俞顧問這個斷輪老手，你的前途真不堪設想了。」

自復誣告事發生後，世中覺得蒙總座重託，要他整頓所務。現在所裏人事糾紛到如此地步，自己不但處理乏術，反而身陷重圍。對總座方面，自然他會覺得愧疚萬分，不勝待罪了。可是世中經此打擊，並未動搖絲毫他對糖業的熱心，除將被告事用書面向總經理自白之外，幾個月來極少與總經理會面，偶爾在一起開會時，總經理不談此事，他也絕不提此事，至於台糖當局對這

事究如何看法？對世中是否諒解？我們是無法猜測，直到俞顧問和世中談過那一席話之後，我才放了一半的心。

糖試所員工一年一度的考績，由公司發下來了。某人的考績是甲等，某人的考績是乙等，到處可以聽到人們談論這事。可是世中的考績呢？還沒有消息。世中每年考績雖一向名列前茅，今年出了這件事，將列入那一等呢！不能不使人關心。

世中的問題還沒有了嗎？怎麼不考核他呢？是否台糖當局仍認為世中是個問題人物？我心裏像熱鍋螞蟻，整天為這事焦急着。世中既不肯向總座自剖，以堵讒言，而前次寄上的「自白書」，又如石沉大海，公司當局對世中是否諒解？自然要看考績的情形才能知道了。

又是一個多星期以後，一紙甲等考績單，終於由公司寄到世中手裏了。

是我多慮，還是天公故意捉弄人呢？

七月中旬公司突然發表世中為屏東糖試分所所長，仍兼台南糖試所土壤肥料系主任。劉協理對世中說：「這次糖試所開人事問題，公司裏把事情看得很清楚，現在調你去屏東，就是為了給你離開這個不愉快的環境，同時你走後，糖試所內不再另設副所長，使他們知道這副所長是專為你而設的。」

又是一種矛盾的情緒，在我內心裏交織着，是快慰？還是擔憂？這次世中不但沒有被搞垮，反而調職為正主管，足見公司對世中信賴之深，不過聽說屏東有先天的缺陷。人事問題較台南更

為複雜，前途並不樂觀。我只有虔誠的替世中禱告，祝他不但能斬荆披棘，闖過這個難關，開闢出一條康莊大道，而且這條道上兩旁都盛開着燦爛的花朵，如果不再有人事問題，我相信這個希望對世中並不是苛求。

### 心中祇是漆黑一片

七月二十一日深夜裏，我在噩夢中被五弟叫醒。告訴我說：「汪太太在門口說有事來找你。」

「糟了，汪先生被捕了。」我心裏這樣想着，急忙起來開門。汪太太滿臉的驚慌，混身抖顫着說：「剛才來了幾個人，把汪先生帶走了，也不知道去什麼地方，我想問問王先生……」

我說：「王先生今天病了，瀉肚，一天都沒有起來，不過我可以替你問問他。」

世中聽說汪先生被捕了，急忙起來，問汪太太有什麼話要問他。汪太太流着淚說：「我現在心裏亂得很，想不出該問些什麼問題，我只想到王先生平時是最肯幫人家忙的。」

這時我看見世中用上牙咬着下唇，拚命抑制着內心的難過，可是我的同情之淚，已忍不住的流下來了。

汪太太說：「是所長寫來一個條子，叫汪先生去的。」

世中說：「那麼我先陪你去看看所長好吧。」

世中把自己還在生病的事，整個的給忘了。他由床上起來，只多加了一條長褲，上身仍是一件汗背心，便和我陪同汪太太到所長家門口。我們按了一陣門鈴，所長太太才遲遲的走出來，告

訴我們說：「所長到所裏去了，還沒有回來。」世中說：「汪先生已去了一會兒了，大約所長就要回來了。汪太太想和所長打聽關於汪先生的消息。」

所長太太仍是冷冷淡淡的，敷衍衍衍的，而且把我們三個放在門口，也不請進去坐。這時我才醒過來，我們只爲了同情汪太太，又犯了不避嫌疑的毛病了。

夜涼似水，重露沾衣。我們陪着汪太太站在露天裏，已好半天了，我對世中說：「你如果還打算站在這裏等所長回來，我要回去給你取件衣服來了。因為你今天瀉了一天，身體還沒有恢復呢。」

所長太太有些不好意思，虛讓了一回。這時一部小轎車由對面開來，只見所長由車上走下來，汪太太一步搶上前去，車裏像有許多人，裏面起了一陣騷動，沒等正式停車，便又風馳電掣的把全車人帶走了。

所長說：「車裏有汪先生，他們要帶他去新營，大約很快就會放回來的，汪太太可以放心。」

世中大約是感到身上有些寒意了，對我說：「我們回去吧。」

我們兩人剛走出所長前院大門，在黑暗的小路上只見一團黑黑白白的東西由對面滾來。幾乎和我們撞了一個滿懷，彼此都嚇了一跳。「嘿！」的一聲，我才看出是日騎着單車報功來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世中告訴我說：「汪仲毅批寫雜誌，遠在民國三十七年，是全所都知道的事。如果認為汪有問題，為什麼不當時檢舉他？而且

那時正是國民黨空前的危機，中央軍隊在大陸潰敗不可收拾，檢舉匪諜是多麼重要的事，他們不於彼時檢舉汪仲毅，却等到現在第七艦隊佈防海峽，中央政府局面安定了，他們這才拿出國民黨的身份來，從而檢舉匪諜了，國民黨要這批人有什麼用！」

我急忙說：「我的先生，咱們少發點牢騷好吧！」

第三天俞顧問來向全所員工訓話。昨夜汪仲毅被捕的事，已震撼了全所的人心。個個捏了一把汗來聽訓。H、S等大搖大擺的走進禮堂。他們心裏一定是這樣想：「哼！那個敢不怕我，你們看看汪仲毅好了。」

出乎意料之外的，俞顧問說：「公司裏接到許許多多告發糖試所同仁的案件。這些案件集在一起，已是厚厚的一大疊了。這些被告的人假如都抓了來，糖試所可以關門，已無人辦公了。關於A社的問題，我們已調查清楚，那是一個學術團體，絕非共黨外圍組織。汪仲毅也只是害在手癢的病士，以常識判斷，他也不像是共產黨，只是人們告得太凶了，公司不能不把他帶去問問。總之，糖試所鬧的是人事問題，而非政治問題。俞顧問又說：「你們知道誣告是什麼罪嗎？」他先講了一段過去某糖廠發生的誣告事件，最後他告訴大家說：「那個誣告人的人，結果反而被關了五年。」「關了五年！」這句話剛一說出，下面便起了各種不同的反應。大部份人原來緊張的臉上，都鬆弛了下來。只有最顯著的S臉上却突然白的怕人，他像觸了電似的，呆呆坐在那裏，直

到訓話完畢，人們都向外走了，他才喪魂失魄的隨着人羣，又走進了交通車。一路上人們沒聽他講一句話。倒是H的工夫高，自始至終，面不更色。

原來糖試所黨員是用H、S、L醫生三人出名告的，難怪S聽了「五年」便嚇得面無人色了。

八月一日世中接任屏東分所所長，計自去年七月世中任副所長以來，至今整整一年，按說「副所長」這一段公案，到此可以結束了，誰知又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！

八月中旬一天，世中由台南糖試所下班回來，預備晚飯後趕到屏東去。他路過S窗口時，S家客廳裏正開着留聲機，他知道S家並沒有留聲機，猜想一定是我們的那架被五弟借給S的兒子小S了。進門一問果然是五弟借給S家的。他很有生氣，叫五弟立刻取回來，並囑咐我監視五弟把裏面機器拆開檢查過。我知道他是怕留聲機裏被人栽贓，五弟有點奇怪，今天哥哥怎麼突然小氣起來了。

晚飯後世中預備去屏東了，我給他收拾旅行袋時，無意中告訴世中說：「汪仲毅原來真是共產黨，他是民國二十四年入的黨。」

「那個告訴你的？」世中對這個消息頗為驚訝。

孫曾虛（趙桂明太太）告訴我的，大約她是由所裏一位黨員處聽來的，恐怕全所人們都已知道了。

世中提了旅行袋匆匆到街上趕公共汽車去屏東。我把飯桌收拾了一下，便和三個孩子坐在客

廳地板上，看五弟拆留聲機。世中去屏東大約兩個多小時以後，「吱！」的一聲，大門開了，由門口走進來的，正是世中。後面還跟着宋秉南先生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我急忙由客廳迎出來，幸而孩子們一個也沒看見，爸爸又回來了。世中把紙門拉上，神態有點張惶，宋先生臉上也顯得很焦慮。世中對我說：

「我打算現在就去台北，你如果願意同去也好，現在差一刻九點，去台北的夜車九點五分開，我們去車站的路上要用一刻鐘，你收拾東西至多不能超過五分鐘。」

「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呢？」

「你不是告訴我汪仲毅已承認他是共產黨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那和我們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好了，沒有工夫細談！你那裏有多少錢？」

「大約不到一百五十元，還得留家裏要用的。」

這時宋先生在他自己口袋裏掏出一疊紙幣來，他說：「這裏有一百五十元，你們先拿去用，家裏要用的，明天我再想法送來。」

緊迫的時間，把我趕的不能去思索事情。我只知道今天非陪世中去不可，不然他會在路上發生事情。我機械的由壁櫥裏拿出一只皮口袋，抓出兩件換洗的衣褲等，在世中指導之下，一個人先走出了家門，然後世中和宋先生一齊出來。這一幕緊張的場面，把家裏的黃老太太嚇得呆若木鷄。孩子們都在客廳裏，一個也不知道媽媽就這樣去台北了。那最小的孩子還在感冒，正發

着癡呢，自然，我已顧不得去想孩子的問題了。在健康路口僱了一輛三輪車，宋先生把皮口袋交到我手裏，我也想不起向宋先生道謝，一任三輪車伏拖着我們朝車站跑去。

習習的涼風，把我過度緊張的頭腦，吹清醒了些，在三輪車上我向世中說：「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剛才我已到了高雄，因為聽見你告訴我的那句話，一路上愈想愈害怕。到高雄後，我又改乘來台南的公共汽車回來了。先去趙家把孫曾虛叫到宋秉南家一問，她說的和你告訴我的完全一樣。這事很討厭，現在我要爭取主動了，我要告到蔣總統那裏去。」

「俞顧問不是說你的事情都了啦嗎？」

「……」世中沒有作聲，用緘默來答覆我問的一切。

到車站時，還有兩分鐘火車要來了，世中買好了票，匆匆向月台處走去，我在後面拉了他一把，低聲問他：「我認爲沒有去台北的必要，你再考慮一下吧。」

「票都買了，考慮什麼？你乘這機會去台北玩玩不好嗎？」

「我的天！我那有這個閒情？」

車子到了站了，我糊糊塗塗的隨着人羣登上了火車。在靠門處我們找到了兩個位子，世中坐在我對面。微弱的燈光下，照着世中慘白的面孔，這一年來世中消瘦多了。兩頰深深的陷入，額上已添了幾條縐痕，星星的白髮，在他兩鬢上閃動着，我一陣心酸，眼淚幾乎落了下來。

我不願意這樣問他，可是我終於這樣的問了：「你和汪仲毅有關係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世中有點煩躁了。他知道不明白的告訴我，我更要胡亂猜疑。於是他說：「上次去台中時，聽說他們又在告我了，這次告我的題目是『包庇汪仲毅』。當時我猜想汪絕不是共產黨，所以我也不要去管它，只是不敢告訴你，怕你害怕，現在汪真是共產黨了，他們硬說我包庇他，這個事情就討厭了。」

「到台北我們看什麼人呢？」

「剛才我說要爭取主動，告到蔣總統那裏，請他派人澈查這件事，但現在想想，也不妥當，我想最好先去看湯蕙蓀先生，他處世的經驗最豐富，又是位老黨員，他一定能告訴我們，應該怎樣處置這件事。」

夜深了，由窗口望出去，外面是漆黑的一片，分辨不出方向來，正像我們這時心裏感到漆黑的一片，不知走那條路才是一樣。

我已疲倦了，我們乘的是三等客車，沒有臥舖，也沒有放茶杯的桌子。我用手架在窗沿上，頭伏在手臂上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。

一陣嘈雜的聲音，把我驚醒，車子已到了新竹站，呼呼的冷風由窗口吹進來，頗有些寒意。我看看世中仍舊端坐在我對面，可是兩隻眼睛一點神也沒有了。

「你怎麼不睡一會兒？」我問。

「乘夜車有臥舖我都睡不着，不要說是坐在這裏了。」

「明天你還要去找人，一夜不睡怎麼行呢？」

「那有什麼辦法！」

憐憫、恐懼、怨恨、饑餓，各式各樣難過的滋味一齊兜上心來，一陣噁心，我急忙把頭伸出窗外，我吐了。

我不停的禱告，禱告世中可千萬吐不得，他是患過胃潰瘍的人，這一夜他太苦了。

晨六時火車進了台北車站。世中對我說：「下了車我們直接去湯家吧，八點以後湯先生要去辦公，那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碰到他了。」

一輛三輪車把我們這兩個受了一夜洋罪，折磨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人兒帶到了湯公館。湯太太才起床，推開門一眼看見我們這一對不速之客，原來是十年前的故人，現在却狼狽成了這個樣兒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湯先生聽說我們來了，趕忙起床出來招呼，世中向他說明了來意，湯先生主張仍須先向公司當局表白才妥。世中在湯家小睡半小時後，去公司見俞顧問，談起汪仲毅事，俞顧問說：「汪仲毅曾於民國二十四年加入共產黨，是最近日才寄來的報告，不過毫無根據，且屢次將毫無根據的報告寄來，如前幾日他看見某小學女教員由汪家走出，手中拿了一個紙包兒，他也立刻寄了一個報告來。究竟這紙包內是些什麼東西？他並不確實知道。諸如此類的事情，非常之多，現在公司裏已在警告他了。」

算是我們倒楣，又受了這一場虛驚。

八月三十一日我們全家遷來屏東。滿打算從此離開那塊是非地，可以過些安靜的日子，誰知日早在世中發表屏東分所所長，尚未就職之前，已追蹤而來。向屏糖黨部大酒毒菌，接着又一連

來了幾趟，是為禍方興而未艾，瞻望前途，怎能不令人憂心悄悄呢！

十一月下旬的一天，世中下班回來，遞給我一本台糖通訊，他指着裏面一篇文章，題目是：「清除惹事生非的分子」給我看看。

這篇文章裏開頭寫着：

「本公司是個大家庭，古人說：『家和萬事興』，在這個大家庭裏，要求得事業的發展，工作的和諧，必須家庭間每一個分子，通力合作，互諒互助，絕不容心存芥蒂，強分壁壘，貌合神離，鉤心鬥角，以抵消彼此的力量，阻礙工作的前進。」

當我讀到：「……但，無庸諱言的，在一部

分的單位裏，却也有一部分的同仁，有意無意的製造糾紛，招致磨擦，播弄是非，離間感情，或者利用矛盾，造成糾紛，或者強分派系，互結私黨，無中生有，藉是生非，明槍不足，繼以暗箭，密告盈箠，流言滿天。……而播弄是非者，猶以為未足，還要向外發展。四角郵票！可以鬧得天翻地覆。……為什麼一個單位裏，會有這許多糾紛、磨擦、爭端發生呢？一方面固然由於人與人之間，不能捐棄小嫌，開誠相見，而另一方面，也是由於若干喜歡播弄是非，離間挑撥的人，在那裏作祟。……而公司當局的決策，也一定

是採取「毒蛇螫手、壯士斷腕」的態度。……」

時，藏在我肚子裏一年多的委屈，突然化成兩行熱淚，不知不覺的流下來了。

「嘿！嘿！嘿！怎麼啦？」世中臉上做個怪樣兒，半驚訝，半揶揄的問我。

我急忙把臉上的淚痕拭去，自己也好笑，自己的感情怎麼這樣的脆弱。我說：

「這篇文章一定是楊總經理總會叫人這樣寫的，他真是位嚴明、公正，而又慈祥 and 藹的家長，只他這幾句話，已把我這一年多來遍體傷痕的心醫好了，我覺得十分慶幸，我們能有這樣一位賢明的家長。」（待續）

中外文庫  
之二十九

文史論叢 全一冊

謝 康 教授 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

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捌拾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